

● 冰清玉洁的男女之情

● 刻骨铭心的男梦萦绕半个世纪

一个爱情故事

〔苏〕 诺台·卢烈 著

张铁 钢 译

端木来梯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个爱情故事



一个爱情故事

〔苏〕诺台·卢烈著

张铁钢译

端木来娣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Любви
Нотэ Лурь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81

一个爱情的故事

〔苏联〕诺台·卢烈著

张铁钢 端木来娣译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88,000 印数：1—4,550

ISBN 7—5404—0372—1

I·298 定价：2.10元

前 言

《一个爱情故事》这部中篇小说是苏联优秀作家诺台·卢烈的代表作，也是苏联近年来描写爱情不可多得的佳作，自1981年问世以来，被译成多种文字，深受读者喜爱。

小说朴实细腻地叙述一个著名大提琴家和一个女科学家略带些悲剧色彩然而缱绻动人的爱情故事。尽管他们始终未能结成眷属，但他们之间刻骨铭心的冰雪纯情却梦牵魂绕了半个多世纪。感人之处，催人泪下。

作家采用倒叙写法，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用饱含深情的笔刻画了跌宕起伏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讴歌了真、善、美这个永恒的人生真谛，极富人情味和人生哲理。

诚然，正如出版社编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小说没有离奇惊人的情节，写法似乎也陈旧了些，但有的是荡气回肠的强烈情感和浓淡相宜的诗情画意。译者当初一翻开原

著，就被其深深吸引住了，掌灯夜读，译起来也几乎是一气呵成。总之，它至少不失为一部较好的文学作品。

作家1906年出生在俄国一个犹太农民家庭，诺台·卢烈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实姓名为纳坦·米哈依洛维奇·卢烈（Наташ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рье），早年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就读，后在《真理报》工作多年。他从1929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草原在呼唤》（1932年）和《天与地》（1963年）。1981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名为《一个爱情故事》，该书在苏联“获得了普遍好评”。现在，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中篇《一个爱情故事》，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篇。据悉，苏联有电影厂家有意将它搬上银幕。

最后，有几句话想说说：在社会上一些人对畅销于“小摊上”的作品趋之若鹜之时，湖南文艺出版社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以高格调的艺术审美观，选中这本小小的译作，实令译者钦佩。另外，在翻译过程中，承蒙编辑李一安同志严谨细心的指导，在此，一并谨表谢意。至于译文中一旦有谬误之处，尚望各位不吝赐教。

译者

1987年春于北京

我喜欢旅行，而且每次准备上路的时候，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急不可耐的感觉。因为，我将能看到许多新鲜的地方，将会结识各种各样有趣的人。事先，你怎么也猜想不到：漫长的旅途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奇遇；你从同路人的口中将会听到什么样的真实而绝非虚构的故事。在一般情况下，你难以和一个陌生人很快混熟。然而，在舒适的火车包厢里，尤其是在漫长的旅途中，那就大不一样了。

不妨试一试，你问一个毫不相干的路人：“您从哪里来？”或“您到哪里去？”；“您在哪儿工作？”或“您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你问的人是谁，那个人一定会以为你神经不正常，并会加快脚步，远远地躲开你。但在火车包厢里，情况就不同了。列车刚一起动，甚至还没开，你就已经知道了，你的邻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是干什么工

作的。往往，有些乘客非常健谈，不仅会向你揭露自己心中的隐秘，甚至还会告诉你一些在别的场合下不可能说的细节。这些真实的故事，引人入胜，感人至深，是在任何一本小说里都看不到的。

这次我要去旅行的地方是比罗比詹^①。临行前，我就预先体会到了将要和陌生人相识的快乐心情。我不禁暗暗期望，这些人不要是牢骚满腹的人，也不要是沉默寡言的人，而要是豁达开朗、趣味横生的人。

我搞到了一张国际列车的票。众所周知，这种列车一般都是两个人一间的软卧包厢。也就是说，我将和一个陌生人要在这个包厢里度过七天七夜。在这七昼夜里，谁是我的旅伴呢，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提前来到了车站，因为我是个奉为金科玉律的信条，即宁肯早到半小时，绝不迟到半分钟。

时至秋日，淫雨霏霏。我登上火车，走进温暖的包厢，感到非常惬意。我在右边的铺位上坐下，透过开着的门，开始向过道里张望起来，等待着同包厢的陌生伙伴。

大约过了十至十五分钟，车厢过道里出现了

① 苏联远东地区城市，距我国黑龙江省边城抚远仅100多公里。——译注

一些膀大腰圆的搬运工。他们或拎或扛，搬运着上面贴满五颜六色标签的沉重大皮箱和装得胀鼓鼓的大提包，身后跟着几个衣冠楚楚、气宇轩昂的乘客。

过了一会儿，我又向过道里望去。看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风摆柳枝一样袅袅婷婷地向这边走来。莫非是她，将和我一起度过一个星期旅程的时间？可是，她走了几步就停住了。看来是在等后面一个身材魁梧、鬓角斑白的将军。这位将军正在用眼睛向她示意我隔壁的一个包厢。接着，一个亚库梯族妇女手捧一束菊花，在一个肩挎手提式电影摄像机的少女陪同下，从门口走了过去。

这会儿，乘客一个接着一个鱼贯而过：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年轻人和他那鬓发斑白的旅伴；一个蒙古空军飞行员和他那怀抱婴儿的小巧玲珑的妻子；两个神情肃穆手提鼓鼓囊囊皮包的边防军，身后跟着两个迈着碎步、说说笑笑的日本女人，黑色的和服从雍荣华贵的毛皮大衣下摆底下露了出来。

离开车只剩屈指可数的几分钟了。所有的包厢都坐满了人，只有我对面的那个位子还空着。莫非不会来人了，那一路上我就成孤家寡人了？我抬手看了看表。差两分……差一分……五点正。

全完了！……

列车缓缓起动。正在这时，一个壮年男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花白的头发散乱地披拂在脑门上。他微微向我点了点头，把皮箱放在地板上，心慌意乱地四下望望，然后把皮箱举起来放到架子上。

他没脱下身上粗呢花格短大衣，就疲惫不堪地一屁股坐到铺位上，细长的十指交插，托着低垂下来的头。

看来，这个人心绪不佳，一定有什么伤心的事。我本想和他谈谈，适当劝劝他，多少帮他排遣一点苦恼。但是，我没有下得了这个决心。

我尽量不打扰他，轻轻从皮箱里抽出还没来得及看完的报纸、睡衣和拖鞋。我不慌不忙地换上睡衣，往车窗跟前挪了挪，打开了报纸。

我一面看报纸，一面时不时地向同路人瞟两眼。他仍然老样子，胳膊肘沉重地支在茶几上，象塑像似的纹丝不动。

列车风驰电掣般向前飞驰，莫斯科郊外秋意盎然，一片片金黄色的田野，一条条深红色的小树林，一幢幢花团锦簇的别墅，在车窗外飞掠而过。傍晚，下起了毛毛细雨。雨水顺着宽大的车窗忧郁地一行一行往下淌，车厢里越来越暗。我放下手里的报纸，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便向窗外

灰濛濛的雨幕望去。我没敢开灯，惟恐打扰了邻坐。但也不能整个夜晚都在黑暗之中度过呀。我轻轻地推开门，走出包厢。过道里灯火通明，铺着毛茸茸的绿色地毯，车窗拉着镶金边的挺括的帘子，上面印着远东的风景图案。整个过道不见一个人影。所有包厢漂亮的门都关闭着。忽而从右边，忽而从左边，不时传来热热闹闹的说笑声。每一个包厢都有着独特的旅行生活。

他们真美气！悠闲地靠在舒适的铺位上，天南海北，神吹海聊，说说笑笑，愉快地消磨着漫长的旅途时间。而我呢？到哪儿去呢？难道就这样在过道里站下去，在淫雨施虐的窗旁，望着那深不可测的沉沉夜色？

然而，要我回到那孤僻乖戾的旅伴身旁，我又不愿意。可是，除此之外，别无它路。我只好轻轻地推开门，见他面壁而卧。

“大概他睡着了，也许还没有，多半是没睡着。”我暗自思忖。

窗外，雨还在淅淅沥沥下了不停。雨点时大时小，使劲击打着黑黝黝的玻璃窗。我躺在铺位上，合上双眼，怎么也睡不着。我感觉到，对面铺位上的那个人也没有睡着。他有什么心事？他为什么那么不正常？是否和他聊聊，帮他排解一下苦恼？然而，我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天快亮的时候，我朦朦胧胧地睡着了一会儿。跟平时一样，很早就醒了。我睁开眼一看，邻座已经起来了。他正坐在茶几旁，奋笔疾书，在一沓信纸上忘情地写着什么。偶尔抬起花白的头颅，用细长的手指揉一揉高高的额头，然后又拿起笔写起来。

“早晨好。”我欠起身来，和他打招呼。

他猛然回身，惊慌失措地问：“对不起，请问您，您说什么？”他那双黝黑的大眼里凝结着痛苦。

“早晨好。”我重复了一遍。

“好，好。谢谢，你好。”他点了点毛发蓬乱的头，低声回答，说完又埋头写起来。他咬着嘴唇，飞快地写着。突然，他把整页都划掉，撕下来，略微沉思了一会儿，又拿过一张纸重新写起来。

这会儿，我也不好和他交谈，因为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所干的事中了。为了不妨碍他，我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去餐车了，尽管我的习惯是很晚才吃早饭。餐车里还没有人，我在靠前的一张桌旁坐下，打算在这儿消磨一会儿。餐车里，人渐渐多起来了。但除我之外，没有一个软卧包厢里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早餐是由乘务员直接送到包厢的。

等我回到包厢的时候，邻座已躺在铺位上了。

见我进来，他无动于衷，甚至连头都没有转一下。我在他的对面坐下，翻开报纸，看了他一眼，指望他能开口。然而，他依然如故，一声不响地凝望着天花板。我感到，自己在这里好象是多余的。于是站起来，走到过道里，弯腰伏在车窗旁，眺望乌云遮蔽的天空。

我站了很久，直到发现女列车员向我投来诧疑的目光时，才不得不转身回包厢。我侧身靠在枕头上，重又拿起了报纸，但却怎么也看不下去。邻座冷淡麻木的表情，越来越使我不安。如果他还在写，或干点什么事，即便沉默不语，我也不会如此不安。而他就这样躺在你旁边，双眼圆睁，一句话也不说，却令人难以忍受。和这样一个阴郁的闷葫芦呆在一起，简直是受罪。为了不让他觉察到我的这种想法，每到早晨，我就彬彬有礼地和他打招呼。有时，他轻声回答。有时，他根本不理睬。从他那痛苦的表情推测，一定有什么事在折磨着他。

一连五个昼夜就这样难受地过去了。我心里直后悔，为什么偏偏买了这张国际列车的卧铺票？还有两天的行程。出于无聊，我开始整理起皮箱里的东西，把路上要用的物品摆在随手可取的地方，把莫斯科一位朋友托我带给他儿子的书放在小桌上。这是些法学方面的书。

翌日清晨，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车窗外，白雪皑皑，晶莹耀眼。我的同路人又坐到桌旁写起来。我没什么事做，便开始浏览起摆在茶几上的一本《法律指南》。

天色入暮时，进来了一位女列车员，和蔼可亲，身材微胖。她把瓷茶具和一盘糖果摆在茶几上。

“真不幸，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向门口走去的时候，低声说道。

“什么不幸？”我惊疑地问。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难道你什么都没听见？”女列车员转过身来，诧异地高声反问。“真不幸，在紧挨着这儿的一节车厢里，两个小时，也就是三点半左右，一个运动员把他的未婚妻打伤了。他们明天就要在赤塔举行婚礼，现在到女方父母家去。你想想，家里人欢天喜地地等着他们，而他们却出了这样的事！那个男人拿着手枪开玩笑，以为子弹都退出来了，对着未婚妻就是一枪。救护车把女的拉走了，瞧那个男的真可怜，失魂落魄的。警察把他带走了，作为一个罪犯。其实弄清事实真相的话，这个可怜的家伙没有罪，是个无辜的罪犯。”女列车员带着同情的腔调下了个结论。

女列车员一走，我的邻座把写满字的纸装进

信封里推到一边，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又转回来。

“无辜的罪犯，那个女的是这样说的吧。”他突然激动地脱口而出，但马上又道歉：“对不起，大概打扰您了吧？”他疲惫地一屁股坐到铺位上。

“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打扰。”我不胜高兴，他终于打破了令人心情压抑的沉默。我准备把关系拉近点儿。

“请您原谅，在一个包厢里五昼夜，没有互相介绍一下。但是，请不要过多怪罪我。这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沉痛的，非常痛苦的。假如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个搞法律的吧？”他瞄了一眼茶几上的书，充满敬意地说。“您大概不得不同各种人间悲剧、家庭不幸、蓄意杀人的凶犯，以及刚才列车员所说的那种无辜罪犯打交道吧。不过，我深信不会有这种无辜者……”他双手交叉紧握，闷声闷气地说道：“这与我本人有直接关系，你信不信，我一生从未做过故意伤害任何人的事。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诚实正派的人。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个罪犯，真的，真是这样，您不要那样看着我。我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的认识，直到现在才明白了。一切都醒悟过来了。对于我的罪行，刑典里没有规定惩罚的条例。没有人起诉，也不会作出任何判决。但是，我自己，我自

已审判了自己，而且决不饶恕。”

显然，他想抖搂自己的心事，倾诉自己的痛苦。对于他对我职业的判断，我没予以纠正，只是尽可能委婉地说：

“您对自己是不是太过苛刻了？”

“不是，不是！我犯了罪。现在我毫不怀疑。”他的话音里透露出痛苦。

“既然您的罪行并不在刑法规定之内，那么又有什么罪？”我问。

“有什么罪？”他叹了口气，一双悲哀的大眼睛看了看我。“说起来，话就长了，不是三言两语能谈完的，这几乎涉及到我整个一生。”

他沉思起来，似乎是在考虑怎么个谈法。须臾，他看了看那封塞得满满登登的信封，吐了一口长气，说道：

“我刚才说过，这涉及到我整个一生。如果您有兴趣，如果您想听听，那我就得从头讲起。你的路还远吗？”

我作了回答。“我到赤塔就该下车了。夜里一点到站。我们在一起还能坐六个小时。”

“好吧，我讲主要的。”他给我斟了一杯茶，也给自己满了一杯，呷了几口后，开始忏悔起来：

那年，我才十七岁。是的，不过十七岁。我

在明斯克^①一所音乐专科学校读书，上一年级，住在集体宿舍。二十个小伙子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有拉大提琴的，有拉小提琴的，也有吹长笛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很快乐。我们常在一起辩论，有着各种各样美妙的幻想。那正是灿烂而浪漫的年华。每逢举行游行活动，我们总是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和露脚趾头的鞋，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嘴里高唱着：“我们是青年近卫军……”要知道，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当时，正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1924年，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见到我们这些快乐的乞丐就躲得远远的。在生活上，我们就象公社社员一样，条件相同，人人平等，谁也没有零用钱。大家都在学生食堂吃饭，共享一切。家里寄来的食品，要如数交给公共食堂，如果谁要挣到几卢布，也要交给集体，供同学们一起享用。我们鄙视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心理，想往着世界革命。

一个学年结束了，同学们各奔东西度假去，有的回家探望父母，有的接受团组织任务去建筑工地。我被叫到团支部，支部书记问我准备到哪里去，以及怎样度过暑假。其实我自己还不知道呢，我没处可去。一次失火，父母都被烧死了，

^① 位于苏联西部，是苏联第四大城市。——译注